

中国新诗 诗的历史与 文化透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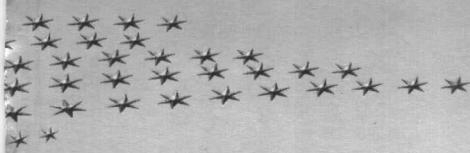
罗振亚著

北国文论书系

BEIGUO WENLUN SHUXI

主编 冯毓云 罗振亚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新诗的历史 与文化透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年·哈尔滨

罗振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透视/罗振亚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2
(北国文论书系)
ISBN 7-5316-4101-1

I . 中... II . 罗... III .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848 号

主编: 冯毓云 罗振亚

北国文论书系 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

ZHONGGUO XINSHI DE LISHI YU WENHUA TOUSHI

罗振亚 著

责任编辑: 李 彤

技术编辑: 秀 燕 付 辉

封面设计: 傅 旭 陈冬妮 李燕南

责任校对: 木 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 印张 12.5 · 字数 300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16-4101-1/I·153 定价: 22.50 元



作者简介

罗振亚，1963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县。198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自2000年起在武汉大学在职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协会理事。出版有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雪夜风灯：李琦论》等，诗集《挥手浪漫》；主编有《中国现代名家诗歌分类品汇丛书》《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新诗研究论文百余篇。曾获黑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与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北国文论书系

主编

冯毓云 罗振亚

《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

罗振亚 著

《当代小说叙事学》

刘绍信 著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

郭 力 著

《影视批评学》

曹祖亢 著

《审美心理高地的探索》

黄光伟 著

《中国东北民族民间叙事与民俗文化研究》

郭崇林 著

责任编辑 梁 昌

封面设计 傅 旭

陈冬妮

李薰南





目 录

诗 学 篇

孱弱而奇绝的生命水：简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3)
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接受论纲.....	(8)
扯不断的血脉：中国现代乡土诗凝视.....	(31)
燃烧的圣火：中国现代爱情诗论.....	(39)
新月诗派的巴那斯主义倾向	(48)
寻求隐显适度的朦胧美：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一种诗学思想 (QPS)	(61)
寻求突破的探险：评《中国新诗流变论》.....	(67)
值得信赖的诗评世界：《诗学沉思录》.....	(73)
后朦胧诗的语言态度	(82)
先锋诗人自杀的文化省思	(91)
“叙事诗学”：九十年代新潮诗的艺术取向	(103)
胡适与初期白话诗	(123)

诗 派 篇

MAH187/01



新诗史上的一支“异军”:二十年代的象征诗派论	(130)
一枝芦笛 两色清音:现代诗派中主情诗和主知诗的审美分野	(147)
臧克家与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派	(161)
四十年代九叶诗派概观	(168)
新诗美学的伟大变革:论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诗歌	(175)
是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反思	(186)
台湾现代派诗的思想艺术“个相”	(193)
运行的地火:小论“前朦胧诗”	(201)
朦胧诗的思维方式和文本结构	(207)
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	(218)
困惑:黑土诗为何走入低谷:黑龙江青年诗歌现象反思	(226)
后朦胧诗整体观	(234)

诗 人 篇

冰心小诗管窥	(255)
姚黄魏紫 各领风骚:徐志摩与闻一多诗的美学差异	(259)
李金发诗歌成败论	(271)
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新质	(288)
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缪斯:李广田三十年代的诗	(298)
开放的现实主义:艾青三十年代的诗	(313)
臧克家早期诗歌的冷冽美	(327)
不该遗忘的星辰:现代诗派中的几个“小”诗人概观	(333)
苦难的升华:论曾卓的诗	(345)
人的尊严 诗的风骨:山青和他的诗	(362)
打捞智慧的“魔瓶”:李琦诗歌的理趣美	(368)

目 录



灵性四溢的生命水:罗凯诗歌印象谈片	(387)
后记	(392)

诗学篇





孱弱而奇绝的生命水： 简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那种认为中国的土壤无法生长出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生长了也只能走向伪现代主义的观点，是背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中国新文学尤其诗歌中存在一股不小的现代主义潮流，是难以否认的客观态势。在七十余年历史跋涉中，它以不绝如缕的顽韧姿态左冲右突，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构成了现代诗潮中意义特殊的一脉。

必须承认，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命运不佳，它没有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大潮独领风骚的殊荣，也没有常动不息的浪漫主义潮流蔚为大观的幸运，更从未取得过举足轻重或与后两种潮流分庭抗礼的主导中心地位；它好像先天就有些孱弱，后天又有些水土不服，所以总是步履艰难，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20年代的象征诗派为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但因为实验意义背后诗艺的不成熟，缺少融化中西艺术的心理机制，没形成大气候，大革命失败后



仅存的一点现代主义土壤被冲刷得干干净净；30年代的现代诗派凭一点实力用劲苦撑，使现代主义诗歌从模仿与移植进入了独立自觉的创造阶段，但旋即因抗战烽火烧灼而告消衰；40年代的九叶诗派融入了新质，把新诗从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阶段，可惜声势与规模太小虽灵光重现也未东山再起；台湾现代诗的孤绝存在一时影响之大竟成为诗坛主流，但因脱离本土与传统造成的恶性西化并未维持长久；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成就与规模空前，只因一些文本的过分内倾朦胧也注定了后来者对它的必然超越。后朦胧诗一度热闹异常，但它破坏大于建设的品格规定它跃入生命峰巅同时也开始走向沉落。

为何现代主义诗潮命运如此坎坷多难？这种现象背后集聚着众多文学或非文学因素的缘由。中国20世纪的现实规定性向人们庄严宣告，那是一个无法涌起完整意义的现代派艺术的时代。兵荒马乱的苦难环境与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生存与温饱问题的迫切，使诗人们难以跃入形而上的人性探讨境界；富有理性实践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制约着诗人不会真正像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一样进行生命意义的玄思，产生西方现代派那种非理性的疯狂与荒诞、极端个人化的自我扩张与生存本体的虚无危机意识，而去关注与个体生存民族生存相关的现实主题，力求使自我探索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闪烁；潜伏在诗人心灵深处的悠久丰厚的艺术传统，也决不允许外来影响反客为主的同化。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潮的冲击与挤压下，现代主义自身存在许多缺陷，或视域狭窄，或情调灰暗，或艺术上晦涩难懂离奇古怪（如象征诗派不以晦涩为悲剧，反倒把之作为美学原则推崇；九叶诗派存在严重的欧化倾向；朦胧诗也大都曲高和寡。）更限制了它的影响穿透力。这一切注定了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无法根深叶茂，只能成为现实主义大潮中的支流而已。



正是基于现代主义诗潮存在许多负面价值,所以七十余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总实行低调处理,或一笔带过,或视为异数,或斥为逆流,实际上这也偏离了事实本身。作为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出现的有特殊意义与庞大規模的现代主义诗潮,它的存在本身便证明了它有许多正面效应,证明了人与文的双重自觉。

首先它那种内在把握的思维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疏离或淡化了中国社会现实;但却从人类生存境遇或感觉、具有哲学与心理深度的途径,折射时代风云变幻,构筑时代心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认识价值。即便是停浮于潜意识或书斋的、从道德角度评价消极颓废的小众情感,在心理学意义上仍具备浓郁的审美价值,在当时消除了众多心灵的饥渴,有情感补偿作用。那追求人生价值的迷惘、对生活的顿悟、对畸形世态的揶揄,都可以看出现代诗人为解决生活失调做出的努力,它对人类关注重视的心灵总态度,不仅使感情内涵获得了张力与强度,而且对时下的艺术也不无启迪。尤其是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等对现实主义的合理扩张与融化,以非现实主义手法传达现实性内涵,又触摸到了时代生活的核心本质,为诗凭添了许多沉实与客观意蕴。其次,那种形式感与独创意识为新诗艺术输送了鲜活的生命血液,促成了精巧圆熟作品的大面积丰收。它的六次浪潮无一不求艺术的纯粹,努力把诗写得像诗。它们都反对直陈其事与浪漫抒写,强调借助客观对应物、象征与暗示方式,处理朦胧意绪与瞬间感觉;尤其是象征本体意识的觉醒强化常使诗饱具知性张力,朦胧隐曲,意蕴丰厚。它们突出音乐、绘画以及形式本身的效用,时有唯美主义的“形式感”,王独清的音画创造,废名的时空跳跃,杭约赫的断句破行,台湾诗人林亨泰、白荻的以图示诗,朦胧诗的意象蒙太奇,韩东、于坚对语感功能的推崇;尤其是各派共用的语言通感,都将形式因素视为诗魅力来源的凭依,事实上做到了艺术的陌生新鲜与形式美感。种种现代性手段,



赋予了现代情绪与观念以强烈的质感,催生了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提高了新诗品位,既补正了现实主义的泥于物象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极化,又推进了新诗现代化进程。再次,它从纯到不纯的位移,它向现实主义的归趋,为后者输送了现代的艺术思维和手法技巧,使现实主义主潮愈加壮大、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未忘记对自身局限的克服与超越,时代的冲击与历史的选择使它每次浪潮都非一成不变,相反都或则让象牙塔融进些现实风云,或则彻底由卿卿我我长吁短叹的现代主义诗人转成现实主义诗人。穆木天、王独清早年醉心于超验神思,呢喃于纯粹形式,后经现实触动则开始诚服于现实功利,倾心于现实观照,写下许多批判黑暗现实抒发爱国之情的诗篇;现代诗派诗人抗战爆发后也纷纷走出狭窄的“雨巷”与缠绵的“夏夜”,自觉结合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沟通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织就出《狱中题壁》《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明朗乐观的华章;现代诗派突破之作毕竟不多,所以 40 年代反映知识分子对人生思考,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九叶诗派又应运而生;朦胧诗派承继了九叶诗寓大我于小我之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个体怀疑痛苦、觉醒追求的心灵音响上升为时代情思的旋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的趋拢合流是其生命力得以伸展的必要保证,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气质与现代主义技巧的综合机制,才构筑起了诗坛“共态融汇,异质同构”的景象,使中国新诗得以丰富多彩健康发展。第四,它那种立足现实,自觉结合传统与现代、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的选择,实现了西方艺术的东方化与古典精神的现代化,保证了中国新诗向世界艺术潮流汇入与个性的确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寻找中西融合的理想途径。象征诗派主张民族色彩与异国熏香并重,沟通中国比兴与西方的象征理论,可惜夙愿悬而未解;现代诗派在晚唐五代诗词的感伤迷离与后期象征主义的象征暗示间找到了契合点,确



立了隽永的象征与亲切的纯诗风格；九叶融古典派的凝炼、现代诗的自由、象征诗的比喻节制于一炉，借移植的“芦笛”吹奏沉雄的时代音响；后朦胧诗在综合古典与现代时过分向后者倾斜已释放出无数孤寂的精灵，好在向民族与传统的寻根压着阵脚使它未彻底跌倒。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这种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迪，在交流与联系意味着一切的现代，只有保持开放气度，才会得到汇入世界艺术潮流的“入场券”。第五，它以文学个人化奇观的铸造，为新诗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昭示了自身蓬勃光大的可能性，影响了同时代其它诗人诗派的艺术操作。李金发的怪诞、戴望舒的凄婉、何其芳的缠绵、穆旦的沉雄、杜运燮的机智、余光中的典雅、纪弦的诙谐、北岛的冷峭、舒婷的清柔、韩东的朴质，每朵花都获得了开放的权力。他们留下的具有丰富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的文本，为人们设下了丰富的“借鉴场”。另外，它对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代、先锋探索与读者接受等问题都进行了有效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留给人们的启示实在太多。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果实是苦涩的，它最终也未抵达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艺术领域。对传统文学而言，它是崭新的；而对西方现代主义而言，它又具有“准”的性质，所以袁可嘉先生才十分科学地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生命又是坚韧的，它恰如地下的竹鞭，尽管地层的各种挤压使它躯体布满了累累伤痕；但它的根须仍在拼命伸展，那累累伤痛也正是它不甘休歇的明证，那斑痕既给人一种生命伟力的启迪，又预告着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春天。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这汪生命水，真是孱弱又奇绝。



现代主义诗歌： 中国对西方的接受论纲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 20 世纪的时空内留下了一条断续的生命曲线——20 年代的象征诗派、30 年代的现代诗派、40 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和 80 年代后期崛起的后朦胧诗。它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个性走向；但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层面上又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它们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

寻找远方的诗神

“不从西方‘拿来’，不从西方‘借鉴’，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面貌”；^①“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接受以艾略特为核

①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新诗与西方诗》186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①有一种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特征。面对几千年强劲古典传统的五四时期，不借助外来诗学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新诗的生命之树就难以破土；所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顺理成章地被援引入境，并给当时的诗歌探险者们以坚实的支撑。此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包括意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也因自身正值生命旺季与一批心灵忧郁的中国知识分子情思需要被移诸中国，使一些诗人陶醉于其字句飘渺、意象迷离的神秘氛围中，穆木天读到拉法格、玛拉美的诗“如获至宝”，^②《恶之花》“手不释卷”，促成了象征诗派的异军突起。^③而后七十年间，现代意识强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无不注意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何在？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留过学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学者，有的就置身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背景中，如法国对王独清、梁宗岱、戴望舒，日本对穆木天、冯乃超，德国对冯至，西南联大外教燕卜荪的英美诗歌课程对九叶诗人，都构成了一个“艺术故乡”，浑融为其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何况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大多游离于社会斗争之外，或远离故国亲人情思苦闷，心理结构与审美趣味上对颓废又唯美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容易生出亲近。所以现代诗派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美国意象派和 20 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蛊惑于晚唐五代词妩媚的何其芳在班纳斯后的法兰西诗人那儿找到了同样的沉迷，拜倒在花间词下的卞之琳对西方现代派诗“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④因为后者的象征暗示、朦胧悠远的艺术特质与诗人困惑彷徨的病态心灵达成了契合。所以九叶诗人钟情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奥登的自由联想、里尔克的沉思静观

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5月18日。

② 卞之琳《雕虫纪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